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觀藥獸武夫發妙論

話說唐敖忽聽先生把他叫做書生，嚇的連忙進前打躬道：「晚生不是書生，是商賈。」先生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是何方人氏？」唐敖躬身道：「晚生生長天朝，今因販貨到此。」先生笑道：「你頭戴儒巾，生長天朝，為何還推不是書生？莫非怕我考你麼？」唐敖聽了，這才曉得他因儒巾看出，只得說道：「晚生幼年雖習儒業，因貿易多年，所有讀的幾句書久已忘了。」先生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大約詩賦必會作的？」唐敖聽說做詩，更覺發慌道：「晚生自幼從未做詩，連詩也未讀過。」先生道：「難道你生在天朝，連詩也不會作？斷無此事。你何必瞞我？快些實說！」唐敖發急道：「晚生實實不知，怎敢欺瞞！」先生道：「你這儒巾明明是個讀書幌子，如何不會作詩？你既不懂文墨，為何假充我們儒家樣子，卻把自己本來面目失了？難道你要借此撞騙麼？還是裝出斯文樣子要謀館呢？我看你想館把心都想昏了！也罷，我且出題考你一考，看你作的何如，如作的好，我就荐你一個美館。」說罷，把《詩韻》取出，唐敖見他取出《詩韻》，更急的要死，慌忙說道：「晚生尚稍通文墨，今得幸遇當代鴻儒，尚欲勉強塗鴉，以求指教，豈肯自暴自棄，不知抬舉，至於如此！況且又有美館之荐，晚生敢不勉力？實因不諳文字，所以有負尊意，尚求垂問同來之人，就知晚生並非有意推辭了。」先生因向多、林二人道：「這個儒生果真不知文墨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自幼讀書，曾中探花，怎麼不知！」唐敖暗暗頓足道：「舅兄要坑殺我了！」只聽林之洋又接著說道：「俺對先生實說罷：他知是知的，自從得了功名，就把書籍撇在九霄雲外，幼年讀的『《左傳》右傳』、『《公羊》母羊』，還有平日做的打油詩、放屁詩，零零碎碎，一總都就了飯吃了。如今腹中只剩幾段『大唐律例注單』，還有許多買辦賬。你要考他律例、算盤，倒是熟的。俺求你老人家把這美館賞俺晚生罷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個儒生既已廢業，想是實情。你同那個老兒可會作詩？」多九公躬身道：「我們二人向來貿易，從未讀書，何能作詩。」先生道：「原來你們三個都是俗人。」因指林之洋道：「你既同他們一樣，為何還要求我荐館？可惜你在自生得白淨，腹中也少墨水，就是出來貿易，也該略認幾字。我看你們雖可造就，無奈都是行路之人，不能在此耽擱；若肯略住兩年，我倒可以指點指點。不是我誇口說：我的學問，只要你們在我跟前稍為領略，就夠你們終身受用，日後回到家鄉，時時習學，有了文名，不獨近處朋友都來相訪，只怕還有朋友『自遠方來』哩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據俺晚生看來，豈但『自遠方來』，而且心裡還『樂乎』哩。」先生聽了，不覺吃驚，立起身來，把玳瑁眼鏡取下，身上取出一塊雙飛燕的汗巾，將眼揩了一揩，望著林之洋上下看一看道：「你既曉得『樂乎』典故，明明懂得文墨，為何故意騙我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是俺晚生無意碰在典上，至於他的出處，俺實不知。」先生道：「你明是通家，還要推辭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騙你，情願發誓：教俺來生變個老秀才，從□歲進學，不離書本，一直活到九□歲，這纔壽終。」先生道：「如此長壽，你敢願意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只曉得長壽，那知從□歲進學活到九□歲，這八□年歲考的苦處，也就是活地獄了。」先生仍舊坐下道：「你們既不曉得文理，又不會作詩，無甚可談，立在這裡，只覺俗不可耐。莫若請出，且到廳外，等我把學生功課完了，再來看貨。況且我們談文，你們也不懂。若久站在此，惟恐你們這股俗氣四處傳染，我雖『上智不移』，但館中諸生俱在年幼，一經染了，就要費我許多陶鎔，方能脫俗哩。」三人只得諾諾連聲，慢慢退出，立在廳外。唐敖心裡還是撲撲亂跳，惟恐先生仍要談文，意欲攜了多九公先走一步。

忽聽先生在內教學生唸書。細細聽時，只得兩句，共八個字：上句三字，下句五字。學生跟著讀道：「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。」唐敖付道：「難道他們講究反切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聽聽：只怕又是『問道於盲』來了。」多九公聽了，不覺毛骨悚然，連連搖手。那先生教了數遍，命學生退去，又教一個學生唸書，也是兩句：上句三字，下句四字。只聽師徒高聲讀道：「永之興，柳興之興。」也教數遍退去。三人聽了，一毫不懂，於是閃在門旁，暗暗偷看：只見又有一個學生，捧書上去。先生把書用硃筆點了，也教了兩遍，每句四字。

只聽學生念道：「羊者，良也；交者，孝也；予者，身也。」唐敖輕輕說道：「九公：今日千好萬好，幸未同他談文！剛才細聽他們所讀之書，不但從未見過，並且語句都是古奧。內中若無深義，為何偌大後生，每人只讀數句？無如我們資性魯鈍，不能領略。古人云：『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』我們若非黑齒前車之鑒，今日稍不留神，又要吃虧了。」

忽見有個學生出來招手道：「先生要看貨哩。」林之洋連忙答應，提著包袱進去。二人等候多時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，在那裡議論平色。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，把眾人之書，細看一遍；又把文稿翻了兩篇，連忙退出，多九公道：「他們所讀之書，唐兄都看見了，為何面上脹的這樣通紅？」唐敖正要開言，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，也退出來，三人一齊出門，走出巷子。

唐敖道：「今日這個虧吃的不小！我只當他學問淵博，所以一切恭敬，凡有問對，自稱晚生。那知卻是這樣不通！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們讀的『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』，卻是何書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才去偷看，誰知他把『幼』字『及』字讀錯，是《孟子》『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』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多九公不覺笑道：「若據此言，那『永之興，柳興之興』，莫非就是『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』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如何不是！」多九公道：「那『羊者，良也；交者，孝也；予者，身也』是何書呢？」唐敖道：「這幾句他只認了半邊，卻是《孟子》『庠者，養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射也』。並且書案上還有幾本文稿，小弟略略翻了兩篇，惟恐先生看見，也不敢看完，忙退出來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他那文稿寫著甚麼？唐兄記得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內有一本破題所載甚多。小弟記得有個題目，是『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』二句。他破的是『聞其聲焉，所以不忍食其肉也。』」林之洋道：「這個學生作破題，俺不喜他別的，俺只喜他好記性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先生出的題目，他竟一字不忘，整個寫出來，難道記性還不好麼？」唐敖道：「還有一個題目，是『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。』他破的是：『一頃之壤，能致力焉，則四雙人丁，庶幾有飯吃矣。』」林之洋道：「他以『四雙人丁』破那『八口之家』，俺只喜他『四雙』二字把個『八』字扣的緊緊，萬不能移到七口、九口去。」唐敖道：「還有一個題目，是『子華使於齊』至『原思為之宰』。他的破題，此時記不明白。我只記得了渡下，他有兩句是：『休言豪富貴公子，且表為官受祿人。』諸如此類，小弟也記不了許多。但此等不通之人，我在他眼前卑躬侍立，口口聲聲，自稱『晚生』，豈不愧死！」林之洋道：「『晚生』二字，也無甚麼卑微。若他是早晨生的，你是晚上生的，或他先生幾年，你後生幾年，都可算得晚生，這怕甚麼！剛才那先生念的『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』，當時俺聽了，倒替你們耽心：惟恐他要講究反切，又要吃苦。如今平安回來，就是好的，管他甚麼『早生、晚生』！據俺看來：今日任憑吃虧，並未勞神，又未出汗，若比黑齒，也算體面了。」

忽見有個異獸，宛似牛形，頭上戴著帽子，身上穿著衣服，有一小童牽著，走了過去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小弟聞當日神農時白民曾進藥獸，不知此獸可是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正藥獸，最能治病。人若有疾，對獸細告病源，此獸即至野外銜一草歸，病人搗汁飲之，或煎湯服之，莫不見效。設或病重，一服不能除根；次日再告病源，此獸又至野外，或仍銜前草，或添一二樣，照前煎服，往往治好。此地至今相傳。並聞此獸比當日更廣，漸漸滋生，別處也有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原來他會行醫，怪不得穿著衣帽。請問九公：這獸不知可曉脈理？可讀醫書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不會切脈，也未讀過醫書。大約略略曉得幾樣藥味。」林之洋指著藥獸道：「俺把你這厚臉的畜牲！醫書也未讀過，又不曉得脈理，竟敢出來看病！豈非以人命當要麼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你罵他，設或被牠聽見，準備給你藥吃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又不病，為甚吃藥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你雖無病，吃了他的藥，自然要生出病來。」說笑間，回到船上，大家痛飲一番。

走了幾時，這日風帆順利，舟行甚速。唐敖同林之洋立在舵樓，看多九公指撥眾人推舵。忽見前面似煙非煙，似霧非霧，有萬道青氣，直沖霄漢，煙霧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城倒也不小，不知是甚地名？」多九公把羅盤更向，望一望道：

「據老夫看來：前面已到淑士國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只覺這青氣中含著一股異味，九公可知其詳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雖路過此地，因未近觀，不知是何氣味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青屬甚味，難道書上也未載著麼？」唐敖道：「按五行五味而論：東方屬木，其色青，其味酸。不知彼處可是如此。」林之洋望著迎面嗅了一嗅，把頭點了兩點，道：「妹夫這話，只怕有些意思。」

說話間，相離甚近，惟見梅樹叢雜，都有□數丈高。那座城池隱隱約約，被億萬梅樹圍在居中。不多時，船已收口。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，並無交易，因恐唐敖在船煩悶，所以照會眾水手在此攏岸，將船停泊，三人約會同去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何不帶些貨物？設或碰著交易，也未可知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淑士國從來買賣甚少，俺帶甚物去呢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若據『淑士』兩字而論，此地似乎該有讀書人。要帶貨物，惟有筆墨之類最好，並且攜帶也便。」林之洋點頭，隨即攜了一個包袱。三人跳上三板，眾水手用棹擺到岸邊，一齊上岸，穿入梅林，只覺一股酸氣，直鑽頭腦，三人只得掩鼻而行。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聞得海外傳說：淑士國四時有不斷之齋，八節有長青之梅。齋菜多寡，雖不得而知，據這梅樹看來，果真不錯。」過了梅林，到處皆是菜園，那些農人，都是儒者打扮。走了多時，離關不遠，只見城門石壁上鑄著一副金字對聯，字有斗大，遠遠望去，只覺金光燦爛。上面寫的是：欲高門第須為善，要好兒孫必讀書。

多九公道：「據對聯看來，上句含著『淑』字意思，下句含著『士』字意思。這兩句卻是淑士國絕好招牌，怪不得就在城上施展起來。」唐敖道：「此地國王，據古人傳說乃顛頊之後。看這景象，甚覺儒雅，與白民國迥然不同。」來到關前，只見許多兵役上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